

山谷老人刀筆法卷之五

戎州五

答徐甥師川

師川外甥奉議辱書恩意千万審官守厭筦庫之
煩得官觀之祿以奉親杜門讀書有味欣慰无量
即日想家姊郡君清健新婦安勝兒女今幾人書
中殊不及此何耶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甚善
甚善恨君知刻意於孝問時不得從容朝夕耳承
以鄉中歲歉寓居同安同安美俗里中有佳士又
四旁有禪老皆可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兩得
之矣士大夫書多報吾甥擇交不妄出極副所望
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

白韓退之詩不熟耳江季共不幸可惜此君不死
可彷彿孫莘老也潘邠老居憂不至貧否胡少汲
往甚有志欲慕古人不知今何如相望万里臨書
增懷千万珍重

二

所寄詩度超今人已千百但恨未及古人耳杜子
美云讀書破万卷下筆如有神此作詩之器也然
則雖利器而不能善其事者何也死妙手故也所
謂妙手者殆非世智下聰所及要須得之心地老
夫李道三十餘年三四年來方解古人語平直處
疑讀周易論語老子皆親見其人也太平清老老
夫之師友也平生所見士大夫人品未有出此公

之右者方吾獨宴居不樂於世事可致至太平研
極此事精於一而万事畢矣老懶作文不復有古
人關鍵時有所作但隨緣解紛耳謾寄樂府長短
句數篇亦詩之流也觀一節可知侏儒矣亦寄數
篇雜語与三十三娘之婿李文伯相近想可得本
一讀以懶書不能多耳

又

庭堅頓首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
言行之美未嘗不歎息也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
許皆尔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游
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
頽波之砥柱也續當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甥能

忍夏蚊之嗜膚而從瑩中游真曠世之奇事也蒙
諭當塗不可作久計誠然似聞已別有命須近詩
謾往數篇老拙豈能如所云觀一節可以知其侏
儒也

荅濂溪居士

前辱書累紙存問久別懷思增深得此開慰多矣
文字久欲以所聞改作多病懶放因循至今張商
浦遣人行適作就忍眼痛大字書往不審可意否
知命李識與筆力皆進於舊但李道絕不知蹊徑
今之李道者類皆然尔往雖久在江南能明此事
者不過三數人耳頗有聰明善於般若文句似與
經教不悖或苦行孤潔不愧古人或放蕩獨狂

能解脫創著並不知痛痒可歎也公既在益城可
那工夫過山致敬歸宗文老此人極可傾蓋乃肯
動手不然祇止以賓客待耳真矣道人不易識直
須高着眼目餘事未能具道千万珍重

荅楊君

頌首辱書動懇番涉寒侍奉万福開慰无量寄示
石刻此方士人多故得之即分送矣黃甘比時
人送來熟實雖齏然味比麩道所出則多酸惟資
中者少滓而足味誠佳果也醃味亦勝下流來者
但愧以口味累君子耳未緣會集千万珍愛

又

頌首遠承勤重之意特遣莊客致黃甘白醃感佩

无已家園双井二品謾分上此千里鵝毛也双井
建品在建溪之亞而為草茶之傑若得佳石磴生
以声心布中搽篩去茶毛磴之如雪花也煮新湯
嘗之味極清佳乃草木之英也當求各士同烹之
耳

又

景憲疎過此三得相見古人之意甚勤也過瀘
或或可得安玩司句當則為見聞然聞王帥殊病
未之何如或云滯臺若還遂亦到遂州也純仁來
讀書字今書得二軸別封角且与專差人同書送
所須字真草各一軸去以各鄉里書數十封
又傳其他日當別寫小字一卷奉寄

答戴純仁



頓首昨承惠書動懇適多事人還時不能作答
楊郎遣人來所惠兒子書中辱問訊千万審即日
侍奉吉慶開慰无量尊公到此三相過甚荷故人
不替意比聞在瀘甚安健也未有會見之便千万
勤奉自重

又

所送絹託一昭覓鵬道者背兩小軸適天寒又語
用不甚良制作乃不如法且作行草兩軸去春暖
當更背兩軸作中字奉寄適專致賓客奉書極草
草

答戴致平

前日蒙過門誨諭敬佩謹光之見及適遠人故發
錢舟待書故不獲瞻見延望車從實深悚仄旦來
伏承起居万福良慰懷仰召飲敢不祇命但以病
絕酒不復滄滴許如此則敢待坐耳

荅江安李殿直

再拜頃聞江安火事熾然而不及公家不審何以
勝此灾也多病且懶故不能書然往來者每能道
動靜以爲慰專人辱書動懇感慰无量寄惠木瓜
諸兒皆欣々出買鹽錢尚餘尔許爲隨錢買蠶蠟
通裙如公室中青白者爲佳耳梅嶺此石刘殿直時
通好否因書爲致意千万適飽飯得茶送意思昏
懣奉書極草草累約不作公啓狀但得如家書數

行可矣何故復惠長牋耶此後幸罷之

荅廖宣叔

頓首燭下見所惠簡喜承躰力漸勝所諭憂患无
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衰毀言稱譏苦樂此
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
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与我及彼八
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虚煩惱何處安
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
不八風之波渺然无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
計校欲利惡衰怒毀喜善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
喪又自有宿因决不可計校而爲之且猿騰馬逐
至於漸尽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塗

亦窮於是

臺主觀復

再拜鮮挹之來辱書勤懇所以相推與師問之意如珪璋特達顧不肖非其人耳先公詩跋尾辭意蹇澁不足以垂世傳後重煩長牋禱謝祗增愧耳挹之道起石狀詳悉極慰從來嚮往之心損惠衣物倚遠意不倦頤貧病數為公費感愧所欲作大字會臂痛勉書之不能工不知堪用否小字德當俟他日也戎州寓舍安隱無一事不滿意者未得見公風度及對錦屏山耳氣依暄煖惟冀深自愛敬謹奉狀

又

寄鄒文前四六二十許章皆秦少游所作也詩曰是鄒語已請挹之校對矣有小兒輩雜抄猥藁挹之盡抄去不足觀也龍圖一餅謾往可對錦屏烹之彭道微二月十六日已上永康矣長情度已去臂痛多作字便不能堪書極草草

谷鮮自源

自春夏來多病故久不作書亦聞在旁邑會季有衣食之源故可相忘耳辱書勤懇千萬并寄一季書皆所欲得欽佩至意所欲齋亭記甚懶倦作文如王方平不復喜麻姑狡獪耳隨語作二錄不足觀謾往何靜翁寄詩及論史事皆佳你也恨未相識耳如此基址若得師友成就當於世間有

大名也近又得榮州趙鎮子智能文有曾臆非今
踏化人語作大義進士也亦聞其本是醫家子居
鄉黨有行義亦恨其迫於衣食從人講受未能卒
業耳蔡次律張寬夫今年來作詩及文字皆進懶
倦又多賓客奉書草草

答史子山

頓首辱書勤懇審侍奉萬福為慰寄惠石刻感
恨摹勒者非其人不稱顯親傳後之意亦是鄙文
不足以傳遠故感感如是耳遠致張雅墨絲鞋
酒公自食貧何煩如此祇增愧耳唐坦之館穀數
月判春組之服以贈於夷豈能以堪耶對自源頓
謂護西歸及不易微公案之精魚之肆矣然斯事

亦難責辦於在官者惟公尚可耳盛暑不雨比來
體力何如講授不至疲勞耶未期良集惟希珍重

答唐坦之覆

頓首頃得瀘州報承聞公一勝已過趙市復還城
中初亦不解然道人行止如雲蓋多如此遂不復
念耳辱書乃知寓史子山家主人恩意不倦遂因
循度夏鷺鷥割股何可使瘡久不合耶解夏遂東
歸耶亦處處乘流則逝得坎則止乎張相棋便舟
可惜失此一快也二親倚門十年妻兒有攻苦食
淡之歎亦能以伏忍耶樂義堂但榜之堂中与兄
弟共觀之銘孰大於是乎既要注脚行之而心中
自以為宜推之於人而人以為宜則是義也有人

亦若是死人亦若是正信調直終不覆藏則是樂
也臨財无苟得臨難无苟免古人之義也君子坦
蕩古人之樂義也古人所謂為治不在多言願
為行何如耳深根固蒂外慕休息空手到家噉菽
飲水誰不欣然瀘戎間三伏中瘴疠方作更希珍
愛
履亨坦之取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世不
犯家諱請即用之

荅王觀復六首

頭首蒲元札來辱書動懇千萬審在官雖勞勸元
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
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梗不謂

律呂或詞氣不速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
精博耳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
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巧
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
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
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技萃觀杜子美
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
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
東坡云但熟讀札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
二篇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
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
其氣象萎柔其病至今猶在惟陳伯玉韓退之李

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无
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超試更深思
之若乃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嶺
巴巘火三藝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
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
餘賓客妄謂不肖當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
應接蒲元札告行草具此世俗寒温札數非公
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三月二十六日

又

再拜何靜翁莊夫來辱三月二十日所惠書勤甚
并惠暑服每承傾倒之意不憊衰疾之餘缺然无
所堪何以得此愧悚愧悚益梓路皆報不肖蒙恩

學士此君又東坡之兄婿也故亦有淵
趙縝子智者亦蔡人作文皆道實事要為有
言然觀其作人未可知也蔡相以律張溥寬夫
不肖到我朝夕相親近然少律事優於寬夫
日或可望為中州名士也有廖鐸宣叔者嘗東客
京師才性明利甚不在人下來相師問之意甚篤
然憂其質不甚美韓退之所謂藉湜輩雖屢指教
不知果能不畔否其既以江漲未能下峽則欲至
吉和見老家姑以是人事賓客猥至今日方能作
書遣來人作書又草々千万照悉公至吏部改官
且還營丘乎因書示諭七月二十三日

又

頓首啓辱書累紙存問千萬義味深遠時取讀之洗然忘流俗之欺人意也問得來使知史彥直六月十三日已交割職事作得解官交局想更与二三君子游覽山水間所未極意處也鮮自源數篇詩來皆清壯動人耳目殊欣慰也何靜翁文章清修求知味如觀復者豈易得當亦不能死思甚恨靜翁不能一來耳靜翁淡然不雜交未知与自源孰賢至於筆下平易而已有別扶之功自源所未能也公幾時定成行間來卒云未有行期何也某既以江漲未能下瞿唐遂來青神省家姑姑年八十相別五十年以万里相望之意率挽不聽遂歸先人兄弟唯一人在又老者能奪其意尚此流

留過重九乃行耳留來使多日文字既未能書亦不得寫今日彊作此草千萬珍重九月初三日

又

頓首承魚仲修侍程信孺來遂解印便欲作整暇堂意說去乍到青神終日應接人事比夜則嗒然就卧終无意思可作前日信孺自眉來相見云適有私幹未能即上道度十月末可去鄉里冬至後欲交印如此則更數日作得記送史彥直家附去模刻之日力有餘也來使煎迫甚故碎行甚不盡所欲言也

又

頓首公決行在幾時此別不足恨中原亭驛如流
雖南北可數書不比劍外乃特柯夜郎之洪荒无
詔也前卒還付書謝何靜翁不草而靜翁乃云
不得不肖書試爲根究恐小人輒以貨取之耳今
年戎州荔子歲登一種柘枝頭出於過臘平大如
雞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日飲此品凡一月此行
大似不虛來恨公不同此味又念公无罪耳一笑
一笑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五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六

戎州六

荅何靜翁

再拜何君足下去年辱惠書過有稱述意足下隨
世毀譽未必自得之耳又久病之餘孳孳成性鮮
自源歸不能作報書亦以今世民之師帥不能行
道以先竟民李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進
故李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李而取友
固以卜足下誠有意於茲事否也專使來繼辱書
問意懇不倦爰一卅之所棄敬衆人之所慢足下
真自得之者即所寄詩醇淡而有句法所論史事
不隨世許可取明於己者而論古人語約而意深

文章之法度蓋當如此如足下之所已得者而能
充其所未至生乎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也
然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流觴至於并大川三百小
川三千然後往而為洞庭彭蠡同波下而為南溟
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孝識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
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
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為德也不肖去我
州或在秋冬之間大槩已具王觀復書中矣无階
從容望風懷仰于方彊孝自重他日拭目觀足下
頡頏於青雲之上也

又一

以自厚書勸懲兼養道不踰此義之防於黃卷中

求見古人皆流俗之所趨而叩寂求音得之於淡
泊甚善甚善今人古人皆可師可友能自得之者
天下之士也精求經術又能博極群書此刘向揚
雄之孝也如足下所已得者殊自不凡要得登龜
象而小曾上日觀而眇天下耳其餘流俗之所相
期不復為亦知足下不望此於不肖也恨未識面
苟知好孝之方則千里同風矣秋熱更希珍重

二

比有歙州吳希照道人在瀘州繫筆絕妙乃可與
往時諸葛兄弟及元道寧輩並驅爭先如待其瑛
而書諸葛元皆不及也自青神回當求便奉寄

又

頓首辱書推獎開慰情意千万好賢不倦之心良以歎息至於望我於不田而鷄生於奧則不敢承秋來早冷不審何如伏惟彊享日迈將見古人恨未相見叩所得耳前趙都監人回報所賜教并謝委禽之禮何緣遂不達耶可携此書見趙君託根治也所寄風松雪栢未為好品然知足下託我以歲寒之意願足下不負後凋耳未緣會集臨書增情千万珍重九月初三日

荅閬州魚仲修使君

再拜元祐中在都下頗聞好事清修之善恨未相識也區區去國十年塵垢滿首忽奉賜書如逃筮谷闕人足音也測聞為郡豈非懷府有佳士時以

文酒從容山水之間何樂如之某以言語得罪竄逐六年衰疾所攻无復曩昔所蒙推与皆所不敢當比蒙恩復在官次三除皆不離南方實於私計養疾藏愚為便未緣瞻承臨書嚮往謹附承動靜伏惟照察

又

秋暑未艾不審尊候何如伏惟為政豈柔民已心化寢膳吉祥神所相助聞整暇堂規摹宏壯當託世之大手筆紀其成事而屬之不朽似非所宜然護諭丁寧不獲推避本留來使多日以待勉率鄙拙適以賓客過從袞袞終日竟未能成湏秋末自青神還家乃當求便寄上幕中史彥直推官眉人

計數有家僕往來可因之修問未有瞻承之便唯
冀為國為道千萬珍重

又

頌首蒙相与未能脫去毛皮尚慮淺啓此物於礼
數雖繁縟而不情故從來不喜作牋又間居不欲
以私事煩公家故不復借書吏輒廢牋不用不審
能察之否王觀復東州好李之士足為幙府光輝
遂解官去想甚惜之眉山史氏直能吏事作人知
重輕亦不易得想不能逃藻鑑耳某再拜

荅蘇大通

頌首頃見外兄張子獲家嫂具道才德之美且以
天同外生獲其歡熱願見之心非一日矣向以東

波二丈黃門三丈顧盼不肖忘年忘義之德即表
朽多病百事慵懶念欲作書而未能專使乃辱以
書先之長牋稱述風味所期誠如所示至於推不
肖上於二蘇之列則竊不敢當其天資驚下但以
頌友以德義劫之故稍能忠信豈弟耳其餘實无
足觀伏誦來教愧不可言謹動手狀

二

昨史嫂過楚道極口稱大通德義之美切觀書詞
已見一斑恨未得拭目蔚然之文出霧雨而玩風
日光輝照映林泉尔亦承許錄惠詩及它文此大
幸也明窓几拂去塵埃以俟來賜衰疾健忘作
書无倫次照察幸甚

惠示東坡試墨帖雖二十五年前書如鸞鳳之雛
一日墮地便非孔翠可擬况山雞輩也墨相十生
詭佳惠也旧聞此道人奇恠而不洋老身此甚愈
寡聞欲書數大榜令无為山中作金字但未知山
中何種榜額未經前哲書耳

又一

頓首辱書勤懇千万觀所自直從幸就任而知病
之所在切窺公奉問之意甚美顧况在官則難得
师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飽
閑散耶三人行必得我师此居一州一縣求师法
也讀書光陰亦可取諸轉乘間耳凡讀書法要以

經為主經術深遠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
得失易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
乃能縱橫以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當得之多
輒復貢此此運水以遺河伯者耶蓋切觀公所論
極入理人才難得故相望於後周雪霜之後耳治
行忽忽奉書極不如禮千萬珍重

一

惠示墨相真容觀之使人敬嘆不已水觀亦舊聞
之然與楞嚴中二十五圓通聖賢一人相類橫卷
欲作數語贊述會所遣人來遲已治行不暇及此
前路舟中作得即送介卿所求便寄上寄惠墨相
相味極佳此蓋大善知識功德之餘自與凡物迥

然殊耳榛子銀杏皆佳惠也未有信物可以為報
愧悚

又

季書動幾千萬學問之氣鬱然望風懷想恨未相
識耳別紙累幅所稱述皆非不肖所敢當也東坡
黃門皆得北歸計不日皆筦樞機雨露天下何慰
類之望寒異甚比來起居何如頗得光陰近書冊
否某已倍行李但候嘉州船猶愆期未至至即行
矣世道方開天子用人如不及西州士大夫當皆
出於中原如此相見當有期矣寒澁千萬珍重

荅孫錫言

頃首啟伏承不鄙美賦頌頌惠賜長句伏讀增歎

所法處讀家求佳作也得之撥忙編讀記問縱橫
不獨實蒙得益於老朽多忘甚有補也欽奉鄭重
之意感刻無以為喻欲和書來篇人事紛紛不得
下筆亦欲作序引數句載之卷首記不朽以傳後
到楚道作得因張介卿寄上也篇中小差處唯以
田甲可溺和荀察感溺耳感溺之溺亦作休奴歷
反可溺之溺亦作尿奴甲反此書方傳千古不容
草草頌刊止之也對客作書不如札唯長者能負
之矣霜以千萬珍重謹勒手狀

與楊子建秀才

頃首頃幸得接款曲而賓客至集應接常無餘日
不能叩奉問之自得處易勝耿耿冬候暄暖即日

想起居輕安通神論佳作也畧能遍讀非潛心之
地故倉卒不能得其義味作序如此不審可意否
方此際遠千萬珍重謹勒手狀

與杜元叔

奉別忽再改期懷仰清議何日不動到青神西方
相訪之客常能言動靜以爲慰青神寓舍忽二十
餘日賓客如牆而進如牆而退無一日不然但竟
夜卧疾頓百事廢缺以此終未能作書專專使賜
教勤懇審待奉萬福奉助歡喜感卜窳安之事不
至費力否度伯修來歸才能辦此耳某以信道喜
禮之約不可渝數日即解舟矣秋吟方阻百千萬
爲親自重

與王君全

頓首旦來伏想起居輕安細事恩煩有一紫竹轎
子未有竿欲乞兩枝飽風霜緊小桂竹又須時月
無毛病者便得之佳或無為乞鄰不嫌似微生高
也

與呂道人

頓首承齋素累年自求佛果初不懈退甚善甚善
所寄行道觀音輒隨作一贊少助頭陀清淨行業
孝道者別無奇特只是休歇貪痴求明眼人識已
病者直下指出直行歸本家鄉更有甚麼事莫信
臭禿奴輩看因緣求悟處此是道眼話此是差別
話誤人三生六十劫往却上夫蜀中有一種說雪

想起居輕安通神論佳作也曩能遍讀非潛心之
地故倉卒不能得其義味存如此不審可意否
方此際遠千萬珍重謹勸手狀

與杜元叔

奉別忽再改期懷仰清議何日不勤到青神西方
相訪之客常能言動靜以爲慰青神寓舍忽二十
餘日賓客如牆而進如牆而退無一日不然但竟
夜卧疾頓百事廢缺以此終未能作書辱專使賜
教勤懇審待奉萬福奉助歡喜歎卜窳安之事不
至費力否度伯修來歸才能辦此耳某以信道喜
禮之約不可渝數日即解舟矣秋吟方阻百千萬
爲親自重

與王君全

頓首旦來伏想起居輕安細事恩煩有一紫竹轎
子未有竿欲乞兩枝飽風霜緊小桂竹又須時月
無毛病者便得之佳或無為乞鄰不嫌似微生高
也

與呂道人

頓首承齋素累年自求佛果初不懈退甚善甚善
所寄行道觀音輒隨作一贊少助頭陀清淨行業
孝道者別無奇特只是休歇貪痴求明眼人識已
病者直下指出直行歸本家鄉更有甚麼事莫信
臭禿奴輩看因緣求悟處此是道眼話此是差別
話誤人三生六十劫往却上夫蜀中有一種說雪

竇無碍禪更是誤人入地獄如箭射也治行甚冗
奉書草草

與純禪師

頓首奉別忽十餘日不忘懷仰所乘舟至今未還
不審泝流累日安穩否想木動且就宝林放鉗鉢
之地必甚喜也楚人不别和氏之璧想如夢中逆
境鏡裡烟塵也已忘之矣某完葺憺舍畧就緒然
猶日用七八人耳知命未有歸音越州却有二人
到此範公聞消息否聳上座來相聚數日方此羣
吠不欲久留之也雜寫兩卷封付聳上座去聳忽
得舡便行奉此草草

荅賢公座士

啟辱臨顧勤懇又煩手畢有問感刺感刺喜承登
舟鉗鉢安穩二子制度之緣惟在當仁心法古人
云汝但辨心諸天辨供若不如是雖有喙長三尺
日誦佛語亦不入人耳也持心如城守口如瓶必
有相應者矣雲山主喜作緣事有揚道者是箇出家
人徃依之必不失所也宋殿直机警知時别宜事
可否徃謀之

與崇勝密老

頃嘗論老人處俗之意公欣然况納恐未極其趣
耳如公高明了了決不同流俗矣憂患自種爾來
何鄉要須使虎兕無所措其爪用兵無所容其刃
耳勢利之交決定能理沒人人之所畏故不得不

畏清心省事不得已而後應自然寡過矣道人壁
立千刃病在不入俗至於和光同塵又相未折却
與其和光同塵不若壁立千仞

與定嚴院主清公

頓首奉別忽五六年每因勝日卷嘗不思修上諸
兄弟扶持相從尋林下之樂想茂林修竹桃李成
陰公雖避執乃是道人家風諸尊少久之相諳必
漸相樂注鄭諸家化緣純熟亦添展法堂方丈否
要須作一客位自令厨厨之類皆便諸房納壻或
索客到此人情所不免也彼既無十方僧到此來
者便是十方人耳須得兩三童行是人家子弟性
習不下者乃肯相資助興葺為之化僧緣亦易為

力此常修清淨業徑到路口初且以芭蕉相伴
松成即去芭蕉院後或柿栗之類十年皆得用
先君往有題淨嚴柱一詩今寫去可治一柱令
淨託秀實寫之相望萬里臨書增林下之思千重
護戒忍苦與此堙廢他日或可為先公光輝佛事
爾

與人

頓首須蒙清水所賜書息意勤懇居齋裏中得審
金玉之音所慰實無有量聞遠官遭廻又室家疾
苦故知情思難堪書則已在數月後又聞不义解
印閑居杜門人事斷絕因循不作書奉人然未嘗
不懷想也

畏清心省事不得已而後應自然寡過矣道人壁
立千刃病在不入俗至於和光同塵又相未折却
與其和光同塵不若壁立千仞

與定嚴院主清公

頓首奉別忽五六年每因勝日卷嘗不思修上諸
兄弟扶持相從尋林下之樂想茂林修竹桃李成
陰公雖避執乃是道人家風諸尊少久之相諳必
漸相樂注鄭諸家化緣純熟亦添展法堂方丈否
要須作一客位自令廚廁之類皆便諸房納壻或
索客到此人情所不免也彼既無十方僧到此來
者便是十方人耳須得兩三童行是人家子弟性
習不下者乃肯相資助興葺為之化僧緣亦易為

力定嚴院主清公
松成即去芭蕉院後或枯栗之類十年皆得用
先君往有題淨嚴柱一詩今寫去可治一柱今
淨託秀實寫之相望萬里臨書增林下之思千萬
護戒忍垢與此堙廢他日或可為先公光輝佛事
爾

與人

頓首頌蒙清水所賜書意勤懇居亦蠻夷中得審
金玉之音所慰實無有量聞遠官遭廻又室家疾
苦故知情思難堪書則已在數月後又聞不義解
印閑居杜門人事斷絕因循不作書至今然未嘗
不懷想也

又

儼居城南僻小室而完潔舍後亦有三二畝閑地
畦蔬植菓亦有飯後逍遙之地所謂園日涉而成
規門雖設而常閉者也生事雖竟未能忘本然
衣食隨緣厚薄亦自寡過少累耳但以舍為知命
不樂靜居數出入然流濕就燥水火自宜性雖聖
大不能易亦命也恐欲知故具之

荅人

臣蒙委由誨諭感佩不忘人志行不同正如程李
之為將張竦陳蓮之處世爾張竦曰人各有性長
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効子亦敗矣雖然
學我者易持効子者難將吾常道也亦知百慮而

後行者寡矣然推心不疑性已成教未易承

又

再拜奉手誨審尊候萬福為慰荔子昨日一
厭人煎得一盃可作湯根不同之酒尚有之當
庫中請也煩親督鑄工極棟及棟及適礮一種茶
極妙方點了遲數步耳少頃再令碾碾得遣盃盃
相亦輒喜飲茶故茶極費耳昨日自起得一納樣
度如何乃勝知命者爾

又

頓首伏奉手誨審既望尊候多福為慰冬兒太臃
未通但與紫霜丸若夜時一服至酉時不透可更
與一服蒸熱只是變蒸見生人而啼是其候也

今并紫霜丸方送去觀畢遣回贈藥及糖加執少
餅送上幸且進一餅點心少待之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六